

結論

談及峇峇，不論是從民族社會本身出發，或從該族的文化生活著手，要瞭解該族團的本質，我們似乎永遠排不開峇峇社會多重民族認同意識、多重語言使用的糾纏與牽引。而從語言文字衍生而來的峇峇文學作品亦是如此，無可否認，用峇峇馬來語書寫的作品，是峇峇文學的母體，然而有鑑於峇峇實質上的雙語或多語現象，也使我们不得不考慮母語之外，峇峇其他語種文學作品收編與否的問題。

無疑的，對峇峇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的認識，尤其在身份考核及作品鑑定上的困難度，也讓我們瞭解到峇峇馬來語文學之於峇峇文學的重要性。可以說，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凸顯了峇峇文學的多而不專，導致個語源創作力被分薄，最後各自離散，無法像印尼土生華人文學那樣，始終以土生華人馬來語寫作，最後以大量的土生華人馬來語作品集結成一股強大的文學勢力，也成功吸引了土生華人以外的廣大讀者群，影響所及，在國家語言（印尼語）的建設中，土生華人馬來語成了能被各族瞭解並直接學習的「馬來語」範本，甚至帶領印尼（馬來）文學跨入現代文學的領域。

此外，我們也必須承認，從民族文學的角度解讀，峇峇文學的精髓就在峇峇馬來語文學上。首先，峇峇的馬來語翻譯文學展現了峇峇文化中的涵化現象，它是華馬文化交流的最佳寫照。與此同時，透過這些中國通俗文學翻譯作品，峇峇本身也進一步鞏固了他們文化根源中的漢文化本質，而不至於因長期處於馬來文化圈、遠離中華文化中心而對父祖的文化意識有所疏遠。另一方面，峇峇的馬來語創作文學，也讓我們進一步看到峇峇落地生根後對馬來文化熱情的擁抱。因此，如果我們反問？峇峇有文學嗎？絕對有，答案就在峇峇的馬來語文學上。峇峇不僅有仰賴中國文學的翻譯作品，也有足以讓他自立民族文學品牌的峇峇馬來語創作文學，這不管是從民族語言、作家的民族屬性或內容題材檢視，都是經得起這三個「民族文學界定條件」考驗的。然而，必須強調的是，由於客觀歷史條件與發展的不同，我們瞭解到新馬峇峇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文學之間本質上是兩種不同的文學模式，同樣的，我們也必須有這樣的認知，即印尼土生華人的馬來語文學曾經在印尼語的推行和印尼文學的現代化上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但這樣的「功德」，若放在新馬的峇峇文學之於馬來（西亞）語或馬來文學的現代進程上，在有限的客觀條件下，這確實讓人有無福消受之憾。因此，在研究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地的「土生華人」文學時，研究者們必須小心處理，才不至於出現以偏蓋全研究結果，誤導他人。

基本上，本論文希望做到從先前學界零散、片段的峇峇文學研究中，建構出一個「峇峇文學全貌」，進而以此去釐清峇峇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文學、馬來語言和文學、馬華文學及國家文學之間的關係。可以說，在給峇峇定位及肯定其歷史價值之餘，筆者也希望透過文學的呈現，給大家提供另一個認識峇峇社會文化與認同遊移的思考角度，峇峇是華父馬來母的結晶，語言和生活習慣上受馬來文化涵化，但在宗教與精神文明上，卻繼承了父親的漢文化傳統，之後在西方殖民

者的統治下，他們又接受了西方近代化思想的薰陶，因此，他們的民族屬性本身就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研究點。再看看峇峇在新馬現代化進程上曾扮演的角色，因為涵化，他們介於華人與當地其他民族之間，得以成為各族溝通的「仲介」，在廣義的華人範疇下，華人移民對現代東南亞的發展影響深遠，則峇峇絕對是當地國華族歷史開疆闢土的先鋒隊伍之一，因此峇峇的相關研究亦可算是對東南亞的一個基本性研究。回歸到東南亞的文學研究，這論文也算是一個投石問路的工作，期待在劃出峇峇文學輪廓之後，也能帶出更多相關領域的思考與研究之可能性：

- 一、峇峇文學是「他者」的文學，這點在筆者這些年來投入研讀峇峇文學作品時感受特別深刻。然而，也因為這個「他者」的冷眼旁觀，他們的文學始終呈現一種游離(移)的狀態，峇峇實體是從父系祖先的遷移而來，而不管是語言、文化及認同意識上，也一直遊走在馬來文、中文、英文文明中，最後因客觀環境的迅速改變，飽受衝擊的峇峇，許多人又開始遷移，有如英語作家余天洪及林玉玲等人的憤而出走，也有無奈選擇「回溯漢源」者，在面對現實之餘，又忍不住回頭緬懷過去。因此，往後用「遊移」、「遷移」或「離散」等意識去研究峇峇文學，或會是個有趣的構思。
- 二、先前馬華學者張錦忠教授提出了以「文學複系統」(literary polysystems)研究馬華文學或(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的觀點。以華族文學為例，其無論在漢語文學、英語文學乃至馬來語文學的開啓上，峇峇不僅出錢出力辦報，也身體力行參與創作，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峇峇文學無疑是「馬華文學史」的第一章。再者，若單純就「峇峇文學」看，它也可以是一個小小的文學複系統研究模型；而這個小模型，在中國南來作家的勢力逐漸式微的當兒，對將來研究新馬土生土長華人的文學而言，也將是一個不錯的參照點。
- 三、必須強調的是，礙於資料的散佚、掌握困難及個人能力有限，本論文僅能是峇峇文學全貌的素描，算是一種整合性的工作，然而資料的分析與累積工作的結束，也同時讓我們看到學界在峇峇研究上的不足，尤其在英語文學和峇峇馬來語創作文學的研究上，這兩個領域的創作材料可說是非常豐富的，也非常具有研究價值，卻仍有待深耕。峇峇的文學發展與語言的使用更迭，始終是的僅僅相依的，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在 Claudine Salmon 及陳志明教授等人的開創與研究下，已日漸成熟，因此也期待在往後的日子裡，峇峇文學中其他語體文學的研究，也能經此拙著拓展開來。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中筆者發現，峇峇的文化經常是從「家」這概念衍生出發的。早期南來的漢人因娶了馬來婦女而在當地成家立業，進而有了一群「混

血後代」，再從家出發到家族不斷的擴大，因聯姻而形成一個自別於他族的社會。峇峇文化上最精髓之處都展現在居家生活的衣、食、住、行上，而文學也正是為應和峇峇的家庭教育及居家娛樂需求而出現的。早期的峇峇在家庭教育中因有機會接觸「漢文」教育，可以直接閱讀或以漢文寫作。隨著涵化越深，峇峇要接觸中華文化則必須求助峇峇馬來語的翻譯。直到 20 世紀中期以前，許多峇峇求諸英文翻譯以瞭解中華文化或儒家思想，則說明了峇峇的閱讀人口中，其語言已經起了革命性的轉變。

綜而言之，從峇峇的馬來語文學、英語文學到漢語文學觀察，峇峇文學是隨住峇峇社會文化的變遷而起伏的，同時「峇峇的語言使用史」也可以是一部「峇峇文學史」。當峇峇的漢語（福建話等，而非華語）及漢文能力在 19 世紀中葉逐漸衰弱時，我們看到了峇峇馬來語文學的隨之而來的崛起。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峇峇社會文化的黃金歲月，也正是峇峇馬來語文學蓬勃發展的時期；在這期間漢語文學的創作雖然不曾完全中斷，20 世紀初期當地華社鼓吹華語教育的熱絡雖對峇峇重拾漢文有提協作用，但基本上漢文文學創作在峇峇社會卻始終難成氣候。此後直到 20 世紀中期，峇峇社會文化開始沒落，但峇峇的英語文學卻在此時開始嶄露頭角。步入 1980 年代，隨著峇峇文化復興潮流的出現，峇峇馬來語文學有敗部復活的跡象，這主要展現在峇峇（馬來語）劇文學的創作上，然而由於先前語言的斷層，峇峇馬來語文學似乎已很難回到從前的盛況。與此同時，「妾身未明」的英語文學，在等待被認可為峇峇文學的一環的當兒，則仍在穩健成長；而漢語文學，卻仍舊是處在一種「霧裡看花」的狀態，沈潛在華語文化圈裡，讓人難尋蹤跡。換言之，峇峇的社會（文化）、語言及文學的發展是緊密相聯的，而峇峇的馬來語文學、英語文學及漢語文學在發展上的連帶關係，之間的起落，也是環環相扣的。